

823

S161

奇異的“透明膠”

[基 芒]

奇異的“透明膠”

維·薩帕林等著

彭利欽等譯

群 众 出 版 社

1956年2月

奇異的“透明膠”

(苏)維·薩柏林等著

彭利欽等譯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單東堂子胡同3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號

經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總)2(文)2字數56,000開本 787×1092 1/32印張 3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 20000冊

定 價 (6) 0.26元

目 錄

- | | |
|----------------------|-------------|
| 奇異的“透明膠” | 維·薩帕林 (1 |
| 飛向星球..... | 夫·薩夫欽科 (19 |
| “Z”字制剂..... | 維·索斯諾夫 (46 |
| 克利普斯教授的“新型變黑症” | 勃·卡拉姆金 (62 |
| 球狀閃電..... | 格·奧爾姆 (67 |

奇異的“透明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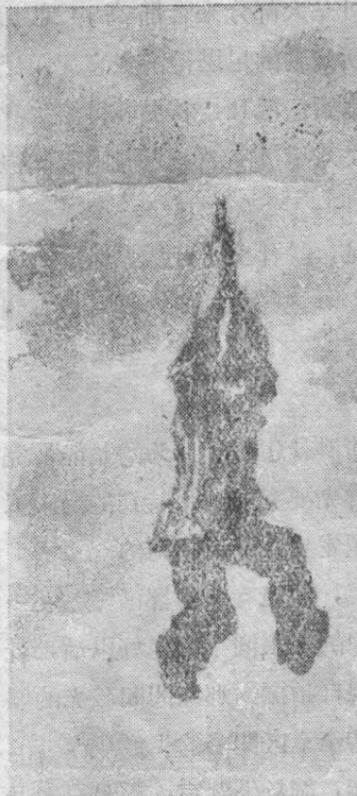
維·薩帕林

一 空中飛人

这件事是这样的稀罕罕見，以致最初誰都不相信它。

首先看到这个空中飛人的是公共汽車站小賣店的店員尼堪得洛夫。他向窗外一看，便驚奇得直揉眼睛。一个身穿條紋的睡衣上身，但是系着領帶、穿着黑褲子的人在公路上空約有一百公尺高的地方，橫过公路向斜对面的方向飛去。他手里握着一根短棒，踢蹬着兩只脚，彷彿是在空中走路一样。

汽車站上還闕無人



跡。过了半个鐘头以后才開來了第一輛公共汽車，冷得發抖的乘客都拥進小賣店里來喝茶取暖。尼堪得洛夫急忙敘述他所發現的奇蹟，但是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你們看看他，”一个乘客听到这个店員的無头無尾的故事后气愤地說道。“他在亂嚷些什么！親愛的；你听我說，”他对店員說，“可以給我來杯茶嗎？要知道，我並不像某些人那样，在大清早我是不喝白酒的……”

有兩三個乘客笑了起來。可是大部分乘客都高声地指責，表示不滿：被早晨那件事所激動的尼堪得洛夫忘記了燒茶炊，以致小賣店里竟沒有茶水賣。況且，在尼堪得洛夫身上確實可以嗅到酒味，他顯然是对早晨喝酒一点与乘客們抱着不同的觀點。

意見簿上寫滿了憤怒的意見，說什么店員从大清早剛一起來就顛三倒四，“胡說八道”。這些意見使人們對於有關空中飛人的第一个消息產生了懷疑。

* * *

郭里亞·闊里梅可夫在大清早就起來了，为的是能做完这一天所要做的一切工作。他首先要完成画報特刊的出版工作，这是他与編輯部其他編輯預定要在今天刊出的。

所有的照片都已經准备好了，甚至有一半都已經黏在一張繪圖紙上了。郭里亞在庭園中的一張圓桌旁坐好以后，就開始工作了。从許多是郭里亞親自拍攝的那些閃閃發光的照片上，他看到了集体農莊的、甚至全区聞名的先進生產者的熟悉的面孔，他看到了新的牛欄，飼料儲藏室，一羣羣肥壯

的牛羣。在郭里亞面前展開了一幅充滿奇蹟的集體農莊日常生活的一面，這些奇蹟在二十多年前對許多人說來還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的奇蹟”——報紙上用了這樣的一個標題。

郭里亞已經把畫水彩畫的藍顏色調好，想寫上一個簡短而鮮明的標題。可是當他抬頭朝河那一邊瞧了一眼之後，就突然大聲地吹起了口哨。

在小河的狹窄的地方，在一座很高的堤壩旁邊，矗立着一座不大的，很美觀的自動化發電站的建築。怎麼會把它給忘掉了呢？固然，這座發電站已經開動了三年，人們對它已經習慣了，可是要知道這總還是個新的事物，是值得展覽出來的啊！

郭里亞懷着一種惋惜的心情看了看這張貼滿許多照片的紙，然而他是一個認真的編輯，並不厭煩更改他已經完成的作品。

閣里梅可夫馬上就跑進屋去取照像機，然後就直接對準了水力發電站，同時極力設法使“取景”更美觀一些。

過了一會兒，郭里亞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他用一塊很厚的絨氈把小桌蒙了起來，接着就鑽進了這個帳篷，並在絕對黑暗的情況下沖洗起照片來。過了半個鐘頭以後，當郭里亞從桌子下面爬出來的時候，他看到他那滿臉雀斑的朋友季沙·柯切托夫就站在眼前。

“你瞧，”郭里亞說，一面把濕漉漉的照片遞給朋友，“看見了嗎？老兄，這也算是個奇蹟。”

“可是，這是什麼呀？”季沙端詳着照片，困惑地問

道。

“你說什么？”郭里亞自己也感到很驚訝地說道，隨後就站起身來。他凝目注視着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照片：在發电站的旁邊，在晴朗的天空中，竟懸着一個人。

这个人把雙手舉在頭上，手里握着一根短棒。既沒有降落傘，也沒有氣球——什麼都沒有。他這樣輕鬆地懸在空中，就彷彿像女妖騎在扫帚上騰云架霧似的藉助他那短棒飛翔着。他身上甚至連工作服也沒穿。從那件帶條紋的睡衣上身看來，他穿的完全是家庭便裝。

這兩個朋友大惑不解地面面相覷着。

二 偵查開始了

“難道您當真相信有這個空中飛人嗎？”彼得洛夫以試探的眼光瞅着首長的面孔。

“為什麼不相信呢？”斯闊洛勃伽托夫少校鎮靜地反駁道。“空中飛人我看見過好多次，我自己也不只一次地飛過。”

“是啊，但是……”

“需要調查清楚的也正是這個‘但是’。”

彼得洛夫聳了聳肩。

“小賣店店員可能是由於喝醉了酒而胡說八道，這一點我同意，”少校開始大聲地判斷道。“照片你不相信，認為是攝影師搞的把戲。可是為什麼這些細節竟是這樣的巧合

呢？衣服，姿勢，像領帶这样一个微末細節都完全相同，這你又怎樣解釋呢。最后还有那根短棒……你也許會說：這是一个人虛構出來的，而另一些人則加以重複！可是你把这些材料對比一下：兩者都是在同一天，而且甚至是大約在同一个鐘點內發生的。这就是說，如果目擊者是虛構的話，那么他們竟是不約而同了。”

中尉把照片拿到手里。

“在这种情況下，攝影師搞把戲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少校指出說。“可是咱們又不相信有奇蹟！”

“好吧！”中尉沉吟片刻之后說道：“如果認真地加以考察，那么……讓我們拿最簡單的答案來做個開端吧：那个人也許是掛在一根系在某种飛行机体的細繩索上面。”

“誰也沒有听到飛机的声音。而且移動的速度，根據一切情況來判斷，是不很快的。”

“也許是氣球吧？”

“从照片上看來，在空中甚至連一个小黑點都沒有看到。需要把它放大。給你这个底版，你到實驗室去洗印兩張放大的照片：一張要這個飛人头部以上的部分；另一張要這個人的全身。除此以外，你再去調查一下，當天有誰在空中放过氣球，在什么地方停留過。給氣象台打個電話探聽一下當時的氣象狀況，特別是風向。最後，你去了解一下在那個地區是否有人提出過關於一個男人失蹤的報告。”

少校在鋪在桌上的地圖上用粗筆道畫了一個橢圓形的圓圈。

“您認為他是……失踪了？”彼得洛夫問道。

“他是突然去做這次空中旅行的。他的裝束令人推想到這一點。睡衣，同時還有那條領帶。好像是穿衣服穿了一半……當然，這是在距離這兒不會更遠的某個地方發生的。”

“為什麼呢？”

“這是根據下面的一個很簡單的理由：這些地方都是人煙稠密的地區，否則別人也會發現他的。”

三 繼續進行偵查

很快就查明了，在附近地區沒有任何氣球飛行過，而那個穿着帶條紋的睡衣的人很顯然是順風飛行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情況，”斯濶洛勃伽托夫指出說，一面在地圖上畫出他稱之為“空中飛人”的飛行航線。“現在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是從哪裏起飛並在那裏結束飛行的。他是從契列穆施卡村的西北邊起飛的，”斯濶洛勃伽托夫用藍色鉛筆勾出了這個地點，“而根據風的方向和速度來判斷，他是落在這個地方。”他用粗筆道把地圖上的一片茂密的森林圈了出來。

“恰好在今天，”中尉報告說，“有人來電報說，三天以前，在這個村莊里有一個租住女公民魯啓揚諾娃房屋的房客失蹤了。”

中尉在第二天報告了他所了解到的一切情況。失蹤者是

不久前从距此有五十公里的城市里來的，在閣樓上租了一間屋子，打算在此休息一番，因为在夏末天气是那样的好。他是个殘廢，在工藝合作社里工作。房間佈置得很簡朴。攜帶的物品只有一个裝襯衣的提包。在椅背上搭着一件黑色的短上衣，在還沒有疊好的被子上放着一条帶條紋的睡褲。

“恰好是那个空中飛人所缺少的那些东西，”彼得洛夫補充說。“也許当真就是他？”

“沒有別的什么不相干的或是惹人注意的东西嗎？”少校問道。

“有一个汽灯用的煤气瓶，女房东的兒子（是个司机）要給母親裝置一个小煤气爐。他拿來一个裝滿了煤气的煤气瓶放在閣樓上。可是他沒來得及買爐子就出差走了。”

“煤气瓶？”

“当我打開氣門時，煤气跑出來了。在煤气瓶上还按了一段軟橡皮管，据女房东說从前並沒有这个东西。看來，房客是使用过或是打算使用这些煤气的。可是在他的东西里既沒有煤气爐，也沒有煤气燈。”

“还有什么不尋常的东西嗎？”

“在牆角有一根折断了的竹制釣魚竿。”

“这又有什么特別的呢？”

“釣魚竿是新的，不久以前才買的。但折断得很奇怪。中間一段被折去了，可是‘头’和‘尾’都留下來了。”

“等一等，等一等，”少校拉開桌子的抽屜，接着拿出了一張放大的照片，用放大鏡看了看，“他手里的这根短棒

不也是竹子的嗎！”

少校把照片交給中尉，隨後問道：

“除去女房東以外，還有誰住在那所房子裏面？”

“她的小兒子，還完全是一個毛孩子，大約有九歲光景。”

“他說了些什么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這個房客，他們管他叫拉斯謝皮辛，在失蹤的前夕曾跟這個孩子玩耍過。小孩子吹肥皂泡，房客也感到興趣了。於是就和他一起吹。拉斯謝皮辛很喜歡這個玩藝兒，他甚至要走了一根麥管。”

“你不要放過這個小孩子，”少校指出。“小孩子的觀察力很強，有時候也能發現一些在成人腦子里連想都想不到的情況。”

森林被徹底地搜索了幾遍。甚至訓練有素的警犬也沒有發現地面上有失蹤者的絲毫痕跡。

拉斯謝皮辛突然被發現了。守林人在巡視他在昨晚就看到有几株枯樹的那段森林時端詳了一下几株松樹的樹梢，在一棵枝葉繁茂的樹頂上發現了一個黑色的、像一個大鳥窩似的东西。原來是一個人的屍體，屈曲成團地被夾在樹幹和樹枝中間。

屍體上穿着一件在墜下時被扯破了的帶條紋的睡衣，繫着領帶的綢子襯衫和黑色褲子。除去褲兜里有一塊手帕以外，在他身上什麼都沒有發現。不管斯濶洛勃伽托夫以及他的助手們怎樣努力地在樹旁的空地上仔細搜尋，那根竹棒始終是

沒有被發現。

經過医生的鑑定，判明拉斯謝皮辛是由於猛然撞在樹上折斷脊椎骨而致死的。

彼得洛夫到城里去了一趟，从那里回來后也了解到一些情況。拉斯謝皮辛在一家製造實驗室儀器的合作社里當了將近半年的推銷代理人。他是從七百公里以外的一個城市到達這里來的，從他的履歷表看來，他在那個城市里也是在一家合作社里工作。

城里沒有任何研究飛行工作的機構。在科學機關之中只有一個化學研究所。該所有一個工作人員——管理員維諾格拉多夫很早以前就認識拉斯謝皮辛。他們在城里也常常見面，主要是由於給研究所訂購實驗室的設備。這兩個朋友見面以後總是要小酌一番才分手，每次都是拉斯謝皮辛請客。除此以外，維諾格拉多夫什麼都沒有講。

“可是，”斯濶洛勃伽托夫若有所思地說道。“魯啓揚諾娃曾肯定地說過拉斯謝皮辛是不喝酒的。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就成為一個不喝酒的人邀請另一個看來還能喝酒的人喝酒。”

“這就是說，他對這個人是很感興趣的。”

“正是這樣。你知道這是什麼問題了吧？你再到契列穆施卡村去一趟吧，把一切都再查看一遍。一定要在這個疑團里找出一個線索來。”

四 一个線索

彼得洛夫执行着少校的命令，又一次仔細地把拉斯謝皮辛所住的屋子檢查了一遍。他在那里什么新东西都沒有發現。提包里都是最普通的东西。在桌子上放着一根鐵絲，彼得洛夫拿起來看看：鐵絲的一端曾被燒過。

这件东西使他联想到女房东的那个毛孩子。

“格里沙！”他走到陽台上叫道。

誰也沒有答应。

“格里沙！”中尉又喊了一遍，一面順着樓梯走了下來。

“跑到外面去了，”正在家里收拾东西的魯啓揚諾娃說道。

彼得洛夫在沿着屋旁流过的一条小河的岸旁找到了女房东的儿子。

这小孩子正在忙着搞自己所爱幹的事。他坐在一块石头上，用一根麥管在吹泡泡兒。顯然，这个毛孩子是个多才多藝的能手：从麥管上垂下了有足球那么大小的一个通体透明的球体。

中尉停下來並在樹叢后面觀察着。格里沙繼續吹着。氣泡很快就變得跟阿斯特拉罕西瓜那样大了，像一枚神話里的果實那样地在太陽底下閃閃發光。小孩開始站了起來，仍旧吹着自己的那个玩藝兒。

中尉忍不住了，於是就走上前去。

“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他詢問着这个由於他的突然出現弄得目瞪口呆的吹泡泡兒的爱好者。

格里沙把麥管從嘴裡拿了出來，把帶着氣泡的麥管握在伸出來的那只手裡，一面解釋道：

“我找到了这么一根麥管，可以尽量吹，气泡永远也不破裂！”

“你在哪里找到的麥管？”

“在我家附近的草地上……”

“讓我拿近一些看看。”

格里沙想了一下就把自己的玩藝兒交給了他。氣泡在說話的時候體積顯著地縮小了。在彼得洛夫把它拿到手里的時候感到有很細的一股氣流從麥管的一端噴出來。

“吹吧，”格里沙說道。“你自己看一看。”

彼得洛夫把麥管湊到嘴唇上開始吹起來。他極勁地吹着，因此在十分鐘以後，這個小球體的直徑已經有一公尺半了。中尉不得不弯下身來伏在小河上那座小橋的欄杆上。一個大球懸在半空，几乎挨到水面。再往大里吹已經不可能了。

彼得洛夫突然問道：

“喂，這不就是你們的房客——費多爾叔叔從你這兒拿去的那根麥管嗎？”

小孩子搔了搔后腦杓。

“也許就是它。他這是什麼肥皂呀？”



彼得洛夫沒有回答。他把空气从气泡里放了出来，一面注视着这个透明的、彷彿由空气組成的球体是怎样緩慢地縮了回去。

等了足足有一刻鐘，气泡才消失了。在裂成一顆小星星形狀的麥管的頂端現在懸着一滴富有彈性的、蛋白色的东西。

“不要怕，它掉不下來，”格里沙看到中尉如何小心謹慎地轉動着麥管，仔細觀看这一小滴东西時說道。“它要變調的，我以後還要放在水里把它泡軟。”

格里沙在这些吹气泡的夥伴身上一定是不走运的：拉斯

謝皮辛拿走了他最好的一根麥管，彼得洛夫也同样这样做了。

小孩子沒有猜想到，他握在手里的正是斯濶洛勃伽托夫所要尋找的那个偵察線索。

五 在研究所里

少校在第二天便去找化學研究所所長斯米尔諾夫院士。

“您有何見教？”所長驚奇地望着客人問道。

來人並未回答，却从衣兜里掏出一根很短的麥管並往裏面吹氣，於是在這個兒童玩具的一端就出現了一個氣泡。

院士滿有兴趣地注視着客人的奇怪的舉動。

當球體增長到台燈罩那樣大時，所長皺起眉來並搖了搖頭。

“够了，”他脫口說道，此時斯濶洛勃伽托夫所吹起的氣泡已經大到這樣的程度，如果不能透視過去的話，所長就完全看不到他的交談者了。“這是‘B—三十四’號塑料。在世界上還沒有像這樣柔軟優良的塑料呢。同時，這是實驗室的半成品。然而它是怎麼落到您手里的呢？”

“這也就是我所要查明的。”

把維諾格拉多夫叫來了。當問他是在什麼時候和為什麼原因把塑料拿出實驗室的這個問題時，他竟回答說他一點也不知道。

“可是拉斯謝皮辛，您的老相識，對這一問題是持着另